

译者书

生生不息活水流

谷羽

我与俄语和诗歌相伴已有60余年光阴。从少年时踏入诗歌殿堂，到研究翻译普希金、蒲宁、巴尔蒙特等俄罗斯诗歌巨匠的作品，我在诗歌翻译的群山间不断攀登，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这些年来，我把重心放在中国诗歌俄译之上，获得莫大快乐。

结缘中国诗歌俄译

我与俄译中国诗歌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一件小事。1988年11月，我到列宁格勒大学进修一年。刚到莫斯科，我与俄罗斯诗人彼得·维克托罗维奇·维根见面，问他读过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他想了想回答说：“李白、杜甫。”我又问：“当代诗人呢？”对方愣住了，好半天才说出“艾青”的名字。

这次会面深深触动了我。中国俄语界翻译了不少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但俄罗斯当代诗人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现当代诗歌却所知甚少。在列宁格勒大学进修期间，我有意识地尝试反向译诗——将中国当代诗歌译成俄语并请俄罗斯诗人朋友加工润色。随后，译诗在当地报纸上接连发表。

回国后，因为忙于教学，又找不到适合的合作者，我将精力更多放在俄罗斯诗歌研究和翻译上，但心里却始终放不下中国诗歌俄译。2011年，我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梅谢里雅科夫和诗人阿列克谢·菲利莫诺夫。以此为契机，我重拾中国诗歌俄译，在大量阅读当代诗歌的基础上，选择40余位诗人的代表作，与合作者一同翻译成俄语。2018年，中国当代诗选《风的形状》俄译本在圣彼得堡出版，获得当地学者好评。

2015年，我开始和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作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两年后，《诗国三高峰 辉煌七百年》俄译本在圣彼得堡问世，选译唐诗、宋词、元曲近300首。俄罗斯著名诗人库什涅尔深爱中国古代抒情诗，他在前言中写道：“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在语言、诗歌、诗歌传统方面存在种种差别，但也有不容置疑的近似性，我为此感到欣喜。”

我们的努力结出累累硕果。2020年，《中俄对照中国诗歌读本》系列正式出版，读本共7册，收录了唐诗、宋词、元曲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这套丛书是我与合作伙伴对中国诗歌俄译的一次总结、修改和扩充，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

合译赋予诗歌新生

一首诗诞生后，即获得独立生命，它

的生存与流传则依靠读者。诗歌经过翻译，被不同国家的读者接受、喜爱，正如破茧成蝶：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必然有所失去，失去的首先是语言外壳，和原有的声调。经过翻译，汉语的四声不复存在，但诗中的节奏和意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再次呈现，令诗歌获得崭新的生命。

这个过程也是对译者的莫大挑战。我认为，中外译者合作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诗歌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些年来，我选择篇目，译出初稿，再由合作者按照俄语诗歌的特点和规律斟酌修改，

做进一步诗化处理，从而得以在保持中文原诗风格韵味的基础上，便于俄罗斯读者阅读欣赏。经过近10年合作，我与不少俄罗斯朋友结下深厚友谊。

我和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作译诗已超过6年，谢尔盖为自己起名“谢公”，以此致敬李白推崇的诗人谢灵运和谢朓。谢公翻译的篇目，我是第一读者、评论者、鉴赏者和咨询者，我俩的意见常有分歧。他曾翻译李白的《赠汪伦》，把“踏歌声”译成了“音乐声”。为了修改这个词，我给他寄去了4个俄译本。他很快就回信给我，坦言这是多年前的译本，自己也不太满意。随后，译诗经过修改，面貌一新。他不仅确切地译出了“踏歌声”，还增加了地名“桃花潭”，音韵节奏俱佳。

我们也时常在切磋讨论后依然无法达成一致。翻译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谷羽译《美妙的瞬间——普希金诗选》封面。  
▲谷羽与谢尔盖·托罗普采夫合译的《李白诗选》封面。 资料图片

思》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里的“小桥”，谢公译作“拱桥”。我和他商榷，从这首诗的意境判断，那应是个十分荒僻的地方，“小桥”可能是简陋的石板桥或木板桥，“拱桥”听上去更像修建在皇家园林或繁华之地。但谢公不同意这一见解，我也只好“求同存异”。

一首好诗，首先感动国外汉学家，他们通过翻译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展翅飞向远方的读者，飞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宋代朱熹有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诗的传播与交往也如生生不息的活水，流进来，流出去，让世界诗坛多姿多彩，让读者的生活充满感动和喜悦。

与诗为伴六十余载

回首与诗相伴的60多年，我时时记得那些领我入门的前辈名家，他们的引导和鼓励至今历历在目。大学时期的俄罗斯文学选读课老师曹中德先生让我得以领略俄罗斯诗歌的美妙音响和真挚情感，并开始尝试译诗。系主任李霁野先生告诉我，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译诗需要精益求精，反复琢磨，一要得起作者，二要得起读者。李老的叮嘱，我一直牢记在心。毕业后，我结识了高莽先生，他主编《苏联当代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都给了我翻译诗歌的实践机遇。我翻译的第一本诗集《一切始于爱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诗选》，序言也出自他手。

1979年和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两次举办诗歌讲座，我有幸聆听，并做了详细笔记。叶先生的讲座不帶书本和讲义，所有诗词全都记在心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她的声音清晰悠扬，笑容平和优雅，每次听讲都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和精神洗礼。我至今还记得叶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国学根底比较好，但英语往往不过关；学外语的学生，外语不错，可国学根底比较薄弱。如果要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努力。这几句话为我指明日后的努力方向。

记录在两个笔记本上的160页叶先生讲课笔记，令我最为珍惜。2021年春节前，我整理房间和书籍，找到了保存完好的笔记本。开春后，我去叶先生家拜访，她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问我：“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回答：“81岁。”叶先生说：“我都97岁了，你还年轻着呢！”这句话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给叶先生带去了与俄罗斯汉学家合作编选翻译的《李白诗选》《唐诗读本》《宋词读本》《元曲读本》，叶先生回赠我一本地道的口述史《红蕖留梦》。我回家后通读全书，深受感动。

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终于找到了俄语和最初渴望报考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之间的衔接点，并把两者结合了起来。外语是工具，文学是专业，诗歌是最爱。如今，我还在坚持读诗、译诗、讲诗，我始终坚信真正的译家不重声名，甘愿当架桥铺路工，陪外国作家“过桥”，伴读者“出国远行”。译者辛勤劳作求的是桥宽路平，也从诗歌中感受到美好和充实。

谷羽，原名谷恒东，1940年生。南开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圣彼得堡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俄罗斯联邦普希金奖章、安年斯基诗歌翻译奖、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等。主要著作有《帆船，在诗海上漂流——俄汉诗歌翻译研究》，以及《普希金诗选》《普希金爱情诗全编》等俄罗斯文学译著30余部。

不可思议，便将其从地图上抹去。1846年，德国人约翰内斯·雷布曼亲眼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顶，上报地理学会，还是不被认可。直到后来，探险家对乞力马扎罗展开深入探测，赤道雪峰之名才为世人认可。乞力马扎罗山是一座休眠火山，蕴含着惊人能量。据科学家测定，近年来，火山口一直在释放气体，火山熔岩距离火山口不远，但没有确切的喷发迹象。从高空俯瞰乞力马扎罗，宛如一棵气势磅礴的通天大树，护佑着非洲大陆欣欣向荣。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冰川快速消融。由于冰川消失，山体显露出黝黑的冻土层，生态环境难以恢复。按照现在的趋势，数十年后，山顶冰川将完全消融。专家分析，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冰川的融化；二是乞力马扎罗内部火山活动加剧，也使冰川急剧消失。大自然警钟长鸣，当乞力马扎罗的冰川全部融化，地球上失去的将不仅是一座闻名遐迩的赤道雪峰，更是一套极为珍贵的乞力马扎罗生态系统。也许太想目睹赤道冰峰的美景，冰川消融的预警反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登山，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的破坏速度。乞力马扎罗巍峨无声地伫立，凝望着这片站立了数百万年的大地。如果将来，人们只能从故纸堆中回望这座美丽山峰的雪顶冰川，将多么令人遗憾。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经典流芳

自画像中的梵高

马躏非

在诸多绘画主题中，自画像因与画家密切相关，经常成为欣赏者深入了解创作者内心世界的途径。这个春天，英国伦敦考陶尔德画廊美术馆举办了“梵高自画像展”，汇聚16件梵高自画像作品，勾勒出这位后印象主义画家短暂而传奇的艺术生涯。

1853年，梵高出生于荷兰北布拉班特省小镇津德尔特。他自小性格孤僻，执拗单纯，工作接连失败后，在27岁时不顾父母反对，走上绘画之路。梵高于1890年去世，短短10年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创作了864幅油画、1037幅素描和150幅水彩画。他曾说：“我对绘画的热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有站在画架前面作画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梵高的自画像具有夺目的画面张力，欣赏者不仅能品味他在不同时期对绘画风格进行的探索和尝试，更能从中探寻画家的艺术观念和精神世界。

“我不会畏惧，甚至感到异常平静”

1886年初，梵高来到巴黎，与弟弟提奥生活在一起，进入古典主义画家科尔蒙的画室学习。梵高的艺术风格率真奔放、追求自由，他与观念保守的科尔蒙格格不入，4个月后就离开了画室。自此，梵高终日在巴黎户外写生、参观画展，或者与新结识的艺术家在酒馆里伴着苦艾酒讨论艺术。

巴黎当时人才济济，来自荷兰的梵高显得那么不起眼。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流露出强烈的苦恼：“在大多数人眼中，我是个一事无成、乖僻古怪的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的7幅自画像被称为“忧郁”系列。此时的梵高已经了解印象主义的新观念和画风，却依然对古典主义情有独钟，对伦勃朗的厚涂法和明暗对比、深沉的色调，以及米勒朴拙画风的追求在这些自画像中都有所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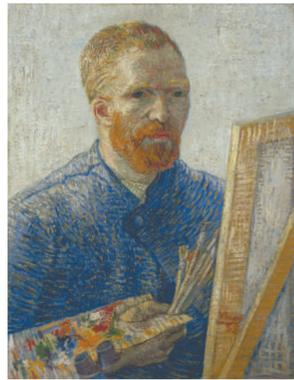
《戴黑毡帽的自画像》刻画出梵高初到巴黎时的精神面貌。强烈的光线从右侧斜射在画家脸上，看似“伦勃朗式用光”，却不像伦勃朗的“三角光”那么严谨板正；光线随意照射，形成以鼻子为交界线的强烈明暗对比，略有印象派的用光特点。画中的梵高脸色憔悴，眼神忧郁，神情却坚定刚毅，传递出对绘画之路的坚信不疑。正如他所言，“虽然未来对我来说一片迷茫，但我不会畏惧，甚至感到异常平静。”

“像农民耕田一样在自己的画布上耕耘”

来到巴黎的第二年，梵高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充实又安稳的日子。通过提奥的介绍，梵高结识了塞尚、高更等一大批艺术家，这大大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明亮的色彩、鲜明的对比出现在画布上：“我画花、蓝色的矢车菊、白色和粉色的玫瑰花、黄菊花。我研究蓝绿、红绿、黄紫各组对比色；我寻找中性的混色调，以调和强烈的对比色；我设法让颜色鲜艳，而不用灰色调子来调和画面。”这一年，梵高完成了近20幅自画像。

这些自画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品聚焦于“农民”形象：梵高不再作绅士打扮，而是头戴黄色草帽、穿着家乡服装，朴实示人，乡村景象则化作背景中明亮的蓝、绿和黄色。这些作品流露出画家对故乡的怀念，也表明梵高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他反感那些脱离生活、装腔作势的艺术，也从不动作为艺术家高高在上的。他用创作生动践行了自己所说的那句话——“像农民耕田一样在自己的画布上耕耘”。

另一类作品则采用了新印象主义的“点彩法”：不用轮廓线描绘形象，而是以科学的光色理论为依据，通过点状的小笔触让无数小色点在观者视觉中混合，自行构成复杂的色彩，从而组成形象。《画架前的自画像》（见右上图，资料图片）是梵高离开巴黎前创作的最后一幅自画像，画面色调明亮，采用传统画家自画像的形式——站在画板前，手拿调色板。画中的梵高穿着蓝色无领工作服，一身工匠打扮。对这件作品，梵高有过详细的描述：“粉尘的脸，绿色的眼睛，灰烬一样的发色，充满皱纹的前额与嘴巴，整张脸像木头一样坚硬，胡子画得很红，看起来像被人遗弃后的忧伤模样；尽管如此，有丰满的嘴唇，也身穿农民的粗糙麻布上衣。”



“作画让我还能够保持一点清醒”

梵高终究是不善交际的艺术家，巴黎的繁华令他疲惫不堪。1888年，他离开居住两年的巴黎，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温暖明媚的阳光和宁静优美的田园景色，很快令他重获旺盛的创作力。但此时的梵高已变得异常敏感脆弱，与好友高更一同生活、创作仅2个月，就因激烈的冲突不欢而散。这令梵高早已不堪一击的精神陷入崩溃。

在这期间，梵高创作的自画像并不多，但每幅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耳缠绷带的自画像》真实地展示了他的精神状态：画家头缠绷带，面孔消瘦，前额高高突起、鹰钩鼻子强劲有力，颧骨突出而眼窝深陷，神情流露出疯狂后的悲愤和绝望。整个画面以黄、绿为主色调，色彩明亮，对比强烈，具有令人感动、震撼的视觉冲击力。

1889年，梵高前往法国东部接受精神治疗。有时，他痛苦不已、丧失自主意识；神志清醒时，他就没日没夜地创作，坚信“作画让我还能够保持一点清醒，将来可能会完全恢复健康”。然而，梵高的癫狂行为招致当地居民的敌意，这种不友好的关系更加重了他的病情。最终，疲惫不堪的梵高前往巴黎，见过弟弟和刚刚出生的侄子最后一面，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入院期间创作的3幅自画像中，梵高时而目光呆滞，时而眼神坚定。画面中的用笔更凸显其个人风格：线条既不是点彩派色点的理性排列，也不是印象派的感性随意，强有力且扭动的用笔，营造出精神亢奋又神经质的氛围，表达出他此时迷茫、痛苦的心理境遇。

《没有胡子的自画像》是梵高最后的自画像。或许因为画家本打算将这幅作品送给70岁的母亲，画中的梵高刮掉了胡子，衣着干净朴素，看上去年轻、健康、整洁。但无论他怎么画，画中人平静的神情下都有着无法掩饰的绝望。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梵高最后决定留下这幅画，将一幅画着阿尔卧室的作品送给了母亲。这件作品在1998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7150万美元的高价，成为史上最昂贵的自画像。

梵高一生创作了诸多自画像，这些作品都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间完成。当梵高处在孤独、癫狂和痛苦的深渊中，自画像是他获得慰藉和肯定的唯一方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赤道雪峰乞力马扎罗

徐鸣辉

在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主角最后死于一场梦境：“他看到的，是如整个世界一般的广阔，宏大、高耸，在阳光下闪耀着不可思议的洁白光芒，那是乞力马扎罗的方形山顶。”乞力马扎罗山素有“非洲屋脊”之称，作为非洲大陆上最高的山峰，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虽然靠近赤道，山顶却常年布满冰雪。冰与火并存，令乞力马扎罗山平添一层神秘色彩，为神话故事提供了绝佳素材。

乞力马扎罗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闪闪发光的山，它大约形成于75万年以前的火山运动。在坦桑尼亚人民心中，乞力马扎罗山就是他们的守护神。它的脚下是登上乞力马扎罗山。1889年，德国地理学家汉斯·迈尔和奥地利登山家路德维希·普特舍勒第一次登上乞力马扎罗顶峰。直至今日，无数登山爱好者前赴后继，尝

试登顶。坦桑尼亚政府为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不允许游客自行登山，必须雇用向导和挑夫领路和运输。这种做法可谓一举三得，不但能减轻登山者体力负担，还能有效拉动旅游经济，同时促进不同国家民众间的了解与交流。

攀登乞力马扎罗山通常要花四五天时间，有7条不同的登顶路线。在七大洲最高峰中，乞力马扎罗山较为平缓，却也凶险万分。一般而言，抵达登山入口要经过热带雨林区，道路两旁是高耸茂盛的参天巨树，相伴而生的是密密麻麻的苔藓和地衣。随处可见盘根错节的树根和树枝，不时有猴子等动物在林间来回穿梭。浓重的雾气影响了能见度，给攀登之路留下悬念。走出雨林，道路变得崎岖不平。嶙峋的岩石、多变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登山者的耐心与毅力。

帐随处可见。越往上爬，植被越稀少，散落分布的岩石占据了大部分视野，稀薄的空气很容易让人产生高原反应，气温的骤降也使人有了退缩的念头。唯一的慰藉是夜空中闪耀的颗颗繁星，一望无际的星空能给予人心灵最纯粹的涤荡。不经历艰险怎能得见光明，冲破重重险阻，终于体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快乐。大片厚重云层在脚下环绕，辽阔的远方在眼中铺展，激动的喜悦在心底回荡。当夕阳的余晖照耀在乞力马扎罗山顶峰，冰川呈现出熠熠闪光的动人景象，无法言说的震撼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乞力马扎罗山之所以被誉为“赤道雪峰”，关键在于海拔5000米以上覆盖着最厚达80米的冰川。最高点乌胡鲁峰有一个庞大的火山口，内壁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底部耸立着雄伟的冰柱，蔚为壮观。有趣的是，传闻公元2世纪时，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曾在地图上标注出乞力马扎罗，后人觉得赤道附近有雪山实在